

# Sawubona Swaziland! 笑容之國境 30 日

醫一 羅翊綺

## 向未知出發

一直以來，非洲只是個遙遠的想像。國際新聞上的動盪、貧窮在電視中一閃而過，每一張臉孔真實存在，卻無法跨越空間與他們眼神交集。我只能自行構築那片土地的模樣，卻不曾親自觸摸它的靈魂。成為北醫的學生，我知道學校在史瓦濟蘭有長期駐團，學生志工團也會定期前往。以前印尼旅遊的經驗如今歷歷在目，開發中國家的活力與獨特生活風格令我著迷，以現代化的視角評斷陌生的土地並不準確，身歷其境，在際遇中發掘與體驗才是真正的「相遇」。我一直明白：自己渴望任何走出去、擁抱未知的機會。一上在腦與心的對話中認識張秋雲老師，而後因緣際會得知范家堃教授一年一度的史瓦濟蘭寄生蟲研究計畫有隨團的名額。對我而言，這是何其幸運且令人興奮的機會！在說明會時得知：那是一塊治安良好，但愛滋肆虐的土地，但微小的不安、擔憂毫不撼動我的決定。我不知道這會是一趟怎樣的際遇，但是我想要嘗試，想要看到更多、體會更多，這就是簡單而堅定的初衷。這個機會有些突然，但也許有某些事物等待著我去經歷，我們渴望著彼此，而這就是生命中的緣分。



(機場與同行夥伴合照)

## 冬日暖陽中的日常

抵達史瓦濟蘭的寒夜，北醫醫團邀請我們共吃晚餐。桌上豐盛的咖哩、麻辣鍋和滷肉、味噌湯和鼎沸人聲有台灣的溫度。繁星密布的天空仍掛著台灣見到的滿月，忽有「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之感，一個月的生活拉開序幕，

期盼驅散淡淡的鄉愁。

入住的 **Sibebe view** 是山坡上一幢別墅，後院是大片草原坡地，客廳的落地窗可以遙望附近住家層次錯落的燈火。我和同系室友邵思綺、護理學姊陳文心同住一房。房間外掛著復古吊牌，寫著“Live well, Laugh often, Love much.”簡單動人卻時常被遺忘的態度。尤其步調匆忙的台灣，少有人用心體會生活，忽略值得快樂的事，彼此也越來越疏離。這句話史瓦濟蘭人確實實踐了。不論在醫院、超市結帳或街道，都聽到不間斷的問候聲。他們願意停下腳步，與素不相識的人分享幾秒的笑容。台灣人卻只會視線錯開擦身而過。他們容易遲到卻也擅等；步調較慢卻更有生活品質。在當地容易入境隨俗，假日大家都睡飽，慢悠悠的煮早餐，聊天、享受美麗的冬陽，度過一個早晨。這是個性急躁的我以前極少體驗過的，我恐懼一事無成的感覺，所以不斷推動自己、壓榨精力。但如今無事一身輕，何不拋開時間，用簡單的方法享受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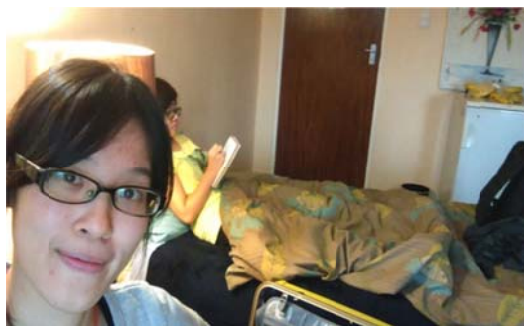


(吊牌)



(屋外的早晨)

全新的生活必然有挑戰。浴室的蓮蓬頭水量不大，而且溫度不穩，時常滾燙得難以忍受或洗到一半熱水用盡，必須顫抖等待下一波熱水。每一次洗澡都像賭博，因此格外享受溫度正常的片刻。



(房間內)



(客廳)

但對我而言最大考驗是必須自己負責三餐。大一住宿時已習慣外食，但這裡不得不洗手作羹湯。上大學的暑假爸爸曾教過我簡單的烹飪技巧，因此對於食材的選擇和處理有基本觀念，如今初次實行。大約兩天會去一次超市，史瓦濟蘭便宜的鮮奶、優格、起士、肉製品是基本班底，主食多半是易熟的地瓜和麵。方便的香蕉、甚麼料理皆可加的番茄是我偏好的蔬果。然而買了後要怎麼使用也令人

煩惱，吃著一餐想著下一餐，沒有嫌麻煩的權利，深刻體會父母的辛苦。我們都是生手，一開始當然失敗過：一大鍋沒有調味的義大利麵加上過辣的高麗菜、太老的青椒炒牛肉。之後大家分開煮，秉持不同的方針。我是時間、營養效益主義；文心學姊是不計成本的功夫菜愛好者.....。工作天的清晨要緊迫準備早、午餐，造就大家在廚房俐落、互不干擾的身手，熟悉步驟後開始精進菜色：紅蘿蔔蘑菇蛋、起士水果、沙茶麵、蔬菜湯.....，嚐起來極少讓自己失望。逛超市的次數增加，也沾染了主婦氣息，開始精密的比價和觀察：史瓦濟蘭的果汁幾乎都是百分百還原汁，種類眾多，而且異常便宜好喝；海鮮昂貴稀少因為地處內陸；酒便宜得驚人，品質優良，可知當地普遍的喝酒習性。台幣約 70 元的 pinotage 紅酒仍然香醇；Hunters 啤酒甜美清香。相較台灣，這裡的食物貨真價實、添加物少。這像先進國的自作自受：技術精進卻只想獲益最大，賠掉國民的健康與對食物的信任。

## 醫院二三事

### Good Shepherd

這個月先後於兩家醫院採檢，對看慣北醫附的我們而言又是一次文化衝擊。Good shepherd 是教會醫院，旁邊緊鄰著護校，院內光線陰暗，牆壁漆成多彩，N95 口罩寫上醫護人員的名字掛在牆上。這一幕讓我困惑，還一度以為是裝置藝術。口罩是耗材，為什麼留著？學姊推測可能是成本問題，醫院會消毒而非用完就丟。這在台灣是難以想像的，但在經營考量下，他們只能折衷。病人的廁所不能鎖門，馬桶沒蓋子，一旁是龜裂骯髒的浴缸。許多器材看起來陳舊，甚至像極了恐怖片的佈景。印度裔院長和我們談了兩次才敲定，也邀請了護士長們參加與發言。她們的制服是紅大衣、紅裙，肩上有勳章，個個英姿勃發。護士在史國醫院有相當的權力，並非被視為醫師的附屬，這種對等的態度可以確保雙方的意見溝通，我認為值得台灣借鏡。



(醫院外)



(向院長說明採檢計畫)

醫團的廖副說，Good Shepherd 其貌不揚，但負擔起臨近地區的醫療，是重要的據



點。我們開始採檢工作後，發現穿梭的醫生、護士、實習生、檢驗師的確為數眾多。Dr.Sukati 的兒子也來幫忙採檢，而我們五個大一、大二的學生輪流負責走廊的帶位、尿管的解說與發流程單、跟著游說病患來採檢的老護士發同意書。我、邵思綺和陳文心可以輪流進陰道採檢的診間幫忙。整體的流程是：收到同意書後給病人編號的尿管，驗尿確定沒懷孕後抽血(可檢查犬蛔蟲)，接著交給年輕護士 Tandy 做問卷，最後給婦科醫生做陰道與子宮頸採樣。有時生意慘澹，有時一連出現四五個人而手忙腳亂。外場工作負擔不大，只要看好病人別讓她們亂跑即可，但病人來這裡本來就是為了別的問題看病，若真要離開也難以攔阻，因此常常同意書和陰道採檢的數目有所落差。



最特殊的體驗莫過於進診間了。在狹窄空間中必須保持警醒才不會成為路障，為病人鎖門後趕緊帶回手套，評估臀部的大小選擇鴨嘴器的尺寸後撕開把手處的袋子(不可完全撕開，才能盡量保持無菌)遞給護士，接著接下刷過的棉棒，在陰道滴蟲培養液中戳一戳、將分泌物擠壓進下方的液體再封口。最後，病人下床記得替換新的棉墊。這一串連鎖動作在不熟悉時容易忘記順序，但學姊在一旁指導，學習得很順利，也產生了成就感。鴨嘴器的操作令人嘆為觀止：它像伸進了一個原本不存在的異空間，而盡頭就是一圈子宮頸。單看女性的外陰，簡直無法想像可以撐出這麼大的開口。



第一天有個候診的婦女很緊張，我用簡單英文安撫她，突然意識到這其實是一種陌生的侵入性檢查。就算已有性經驗，感到害怕是正常的。採檢時有人看似無感可以正常對答，也有不少人表情猙獰，尤其是有年紀的老太太，容易因潤滑不足而不適，甚至有人哭著走出診間。負責採檢的護士自己躺上診療台時，也因經期剛結束，陰道缺乏潤滑而疼痛。最後一天還有一個婦女看見鴨嘴器後臨陣脫逃。雖然站在採檢的角度覺得可惜，我卻完全理解她們的心情。因為我也會害怕。任何的醫療行為背後，都是需要一份同理心的。只要有同理心，就可以諒解病人的反應和選擇。

在 Good Shepherd 遇到一位向我攀談的候診病人。她想知道這個採檢是否包含 HIV 的檢測。我們的重點是陰道滴蟲，但我還是詢問了學姊，最後她的問診單上多了 HIV 結果的註記。她很年輕，從她的眉間我讀出不安。結果十月底才會寄回史國，其間的等待是甚麼樣的煎熬？在一個 HIV 隨處可見的國度，人人皆不希望染上，但令人驚訝的，保險套並不盛行。醫院和機場都有放置供取用，但她們的觀念是「真愛沒有距離」。加上結婚仍可以各自有男女朋友的風俗，助長了性病的肆虐。或許窮困並非史瓦濟蘭最大的困境，而是自我保護的觀念。享受性行為可以有更安全、不後悔的方式，推廣保險套和消除國民的成見是一切的基礎，比起生活面的捐獻，他們更迫切需要性知識的灌輸，然而這一領域在全球的慈善機構中似乎較被忽略，但如果有人投入，對於國民壽命的增加和中止愛滋將是非常有力的助益。

## **KHATIKURU**

第二家醫院規模較大，規劃類似療養區。由於海拔高，採檢的走廊盡頭又是敞開的門，大家都邊發抖邊工作。這裡只有一個婦科護士，因此她必須在掛號病人和採檢病人間來回奔波，非常辛苦。而病人常常必須漫長等待，也令我過意不去。她的風格和 Good Shepherd 有所不同，習慣使用潤滑液慢慢來，面對病人常掛著微笑，可以減輕過程的心理壓力。診間寬敞許多，我可以清楚看見陰道內部情形。每個人的色澤、分泌物、子宮頸位置都有所差異，見到不少子宮頸刷上有血跡，紅的或咖啡，每每令我心頭一凜。血跡可能代表經期末期、皮膜較敏感、病變。旁邊事兒童門診，是無國界醫生看診，我們見到許多當地幼童。母親多半用毛毯將孩子綁在背後，也不避諱公開餵母乳。如果母親進去採檢，其他女性會幫忙照顧哭鬧的孩子，不厭其煩的哄抱，也是溫馨的場面。在兩家醫院使用的英文重複性大而且並不難。出國前一度擔心自己的英文能力不足，後來發現只要敢說她們就聽得懂，若是遇到不懂英文的人，比手劃腳加上簡單幾個史瓦濟蘭詞也可以溝通。雖然也有發生聽不懂對方口音的糗事，整體而言是順利圓滿的，樣本數也成功達到目標。



## 義診 X 孤兒院=LOVE

七月十日跟隨醫團前往山上的小學義診。看似荒涼的山頂冒出成群的孩子，興奮的對著車招手。將藥材、器具搬下車，我們跑去和他們合照。陳稚鴻學長問：「English?」所有人異口同聲的大聲回答「Yes!」霎那間我很感動。他們是來自附近山區的孩子，可能天天走極遠上下學，回家還要幫忙農事。但是他們身上有知識的光輝。教育給予偏鄉的不僅是自信，也是改變的機會，老師和孩子都該為自己感到驕傲。早上我負責測血糖，以前在中醫社學過，當場操作過一遍後直接上陣。第一個患者讓我手忙腳亂，刺了好幾次才採血成功。但學長在一旁指導，兩三個以後越來越流暢，知道擠手指、擠血和採血的訣竅，極有成就感。果然知識和實做總是有落差，實習時真的需要前輩的幫助才容易進步。



中午李公使前來，小學生表演傳統的高踢舞蹈，邊跳還邊遮內褲，大開眼界。下午我去幫忙抓藥。所有的藥依編號排成一圈，我們要按照藥單上醫師的劃記調整藥量、修改藥袋，緊張急迫，但是全新的體驗。參加義診的人絡繹不絕，甚至有一個工地推車外露一雙腳，原來是被推來的九十幾歲老者。缺乏輪椅和醫療的環境，仍然有長壽的人，令人佩服。小學廁所是高起的桶狀茅坑，關起門不見五指，氣味令我窒息，沖水馬桶的發明果真是一大革命。





醫團的成員是北醫的醫護人員和役男，透過申請來到史國。相較台灣的醫院，這是更為獨特的經驗吧。資源匱乏，卻更深刻的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義而喜悅。

## 孤兒院

七月二五、二六隨飛揚志工團到山上的孤兒院。早上先去教堂，上禮拜的人絡繹不絕，女牧師打扮像饒舌歌手，常常講到一半突然領唱起聖歌，所有人加入合音時簡直是立體音響，男女還會自動分聲部，天生渾厚的嗓音完美嵌合，黑人歌唱功力感動人心。聖歌旋律迴環往復，只要看著拼音我們也可以合唱，感受與音樂之美融合的信仰。下午上山到 Sonia mama 辦的孤兒院。好幾棟房子像尚未完工，沒有粉刷、內部空曠，卻擺著奢華的沙發組和漂亮的大床，有強烈違和感。原來 Sonia 是房子的設計師，家具是她從自家搬來的。可見她原來的生活水平頗高，卻願意在深山與孩子為伴。孤兒院的換衣間掛滿華麗的表演服：男生是全套西裝，女生有漂亮大衣和洋裝、高跟鞋。他們會外出表演賺錢，而 Sonia 對於孩子的打理毫不含糊。較大的孩子會走去另一座山上學、幫忙從山腳採菜和料理。



第一天飛揚進行洗手、煮水和 HIV 的衛教，我一度擔心該怎麼和小孩說明性接觸，志工的講法是「只和伴侶生孩子」。但史國的 HIV 普遍到即使這麼做也不保證安全；而且有違他們當地的風俗，恐怕難以實踐。互動式的寄生蟲介紹後，贈送童書，合唱「朋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Sonia 的開場白。她說有個孩子在她生日那天出現，她覺得那是上天給她的禮物。每個孩子、每個生命都是禮物。但並非全部都有幸得到重視。她創造了一個家，讓孩子知道自己屬於這裡，而且擁有他人的愛。



第二天陪孩子在半山腰的遊樂場玩，那裡有極高的翹翹板，連大人玩都會身體飛起來，但孩子似乎不覺得恐怖。和他們同樂時也找回童心，懷念好動的國小時期。他們體力無窮的跑上跑下，不停要求拿手機和相機拍照，科技對他們是如此新奇。中午志工使用戶外火間爐生火煮中餐，辛苦鋸完木頭，生火又是一大考驗。下午再陪孩子玩，然後揮別。Sonia 說，長大的孩子就進入城市工作，不常回來。但總有孩子陪在她身邊。我不知道她是否覺得感傷或欣慰。離別似乎代表緣分是有時效性的，我們卻理所當然的以為身邊的人會一直在身邊。上了大學，我遇到了珍惜我的人，遇到了許多機會，而我能做的就是珍惜他們，還有每一個當下。我相信相遇後創造的回憶會成為生命中不磨滅的痕跡。



## 在異地的挫折

史瓦濟蘭的日子並非一帆風順。首先，發錢的第二天就發現 200 美金被打掃的人偷了。之後團員也陸續被偷，但苦無證據，屋主說法是「在史國很難找到手腳乾淨的清潔人員」，大家只能自認倒楣。

幾天後我感冒了。不敵早晚劇烈的溫差和時常變冷的洗澡水，喉嚨痛加上鼻水流不停，某個晚上鼻塞到無法呼吸，加上騎馬造成的後臀擦傷隱隱作痛，我嚴重失眠，但第二天一樣要照常工作。到醫團拿藥，慶幸在遙遠的異地仍有台灣人互相照顧。但非洲人體型較大，劑量常較重，一顆鼻水藥讓我頭暈整晚。

七月中，也許吃了污染的外帶食物，我開始不停拉肚子，拉到變成水仍不停止。那天清晨，我起床又拉了一次，然後失眠了。兩小時後就要起床，長途車程對我是一大考驗。強烈的挫折感包圍著我，氣自己沒照顧好自己，也對病情感到極度焦慮：是寄生蟲嗎？萬一是，我該怎麼辦？那天剛好輪到我進診間，教授說我可以不去，但我堅持去工作。進診間是難得的機會，我不想放棄。為了降低風



險，我沒吃早餐直接上陣，壓抑偶爾的絞痛，雖然偶而要衝廁所，仍然成功完成早上在醫院和下午在實驗室的工作。那天採檢數很多，見到不同的內診情形，我認正因為我不想認輸，才有這樣的回報。以後在醫院工作勢必也有身體不適的時候，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別人，不過度勉強，但有餘力的時候不妨盡力而為。克服了困境和沮喪，我認為自己比想像中更堅韌，這是走出舒適圈的鍛鍊。

## 實驗室你我他

上午在醫院採檢完，下午就回到 Mbabane 的實驗室處理檢體。以下是我們的工作內容：

**離心尿液：**若對側管子液體量有落差，離心機會自己移動甚至掉下桌面。

**分裝血清、陰道滴蟲培養液：**前者用一般吸式滴管，盡量三管液量平均，避免吸到離心管的膠；後者的吸取器外表相當高科技，吸到底的量式固定的，有拋棄式吸頭。但培養頁不時有恐怖的怪味(尤其是陽性的)。

**寫微量試管：**這是相當耗時且精細的工作。麥克筆在小巧瓶蓋與瓶身上盡量工整寫上編號和英文，通常一個檢體要寫三個試管。

**封膠：**用 parafilm 纏繞微量試管，防止運送時漏液。

**處理糞便檢體：**將過量糞便丟棄後，加入染劑和福馬林，然後努力的攪拌，下方接試管後可以戳破攪拌瓶底部，靜置等待流出。過程有趣，只是在加染劑時會聞到糞味。



(分裝血清)



(分裝培養液)



(寫試管)

體驗醫檢師的工作內容，覺得需要靈巧雙手和細膩的思路。我們曾不小心弄丟檢體的編號、把培養液分裝進錯誤的編號中，幸好及時發現，否則病人看到的結果將嚴重錯誤。我們也透過顯微鏡看見了蛔蟲卵和陰道滴蟲，後者是透明的小點，不停移動，是新奇又興奮的一幕。雖是重複性的工作，但有所發現時覺得一切值得。

## 快樂光陰



(蠟燭工廠的香皂)



(玻璃工廠)



(文化村歌舞)



(騎馬)



(HLANE 動物保護區)



(手工藝市集)

## Unforgettable Things

在一片土地上停留越久，越能接近它的靈魂。史瓦濟蘭無法濃縮成一個詞、一個畫面、某個場景，它是綜合體，是一種完整的生活模式。我們像做了一場長夢，到了另一個世界，與許多人事物相逢。如果有機會，好希望自己有幸再踏上這片土地。日記之外，仍然有所遺漏，沉積在記憶底部。三十天的喜怒哀樂在最後一晚發酵成感傷。鮮明的是升大二前的盛夏，沐浴在非洲的冬陽；身為北醫的一份子，為他們貢獻微薄的力量；以及自己踏出腳步而獲得的無形收穫。有一種感動，身在網路普及、知識爆炸的台灣仍難以體會。原來世界寬闊得超乎想像。原來我所知的太少，還有太多等著我親自體驗。從考試和書本中抬起頭，會發現自己可以做得更多、走得更遠。